

清枫聆心



掌事

(伍)

凤冠诀

浩瀚花海，浮沉乱世，只谋一人，只谋一世
这世间最好的爱情，莫过于你懂我

继《庶女攻略》后最励志的红颜生存法则
起点超人气古言长卷
全套赠送当红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精美海报
全新增补情节 + 超长独家番外 完美终极典藏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

清枫聆心
著

凤冠诀

(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冠诀/清枫聆心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39-4283-0

I. ①凤… II. ①清…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8462号

责任编辑 陈 潇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吕翡翠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凤冠诀

清枫聆心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字数 314千字
印张 16
插页 1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83-0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第七十八章	太子殿下	120
第七十七章	天生缘浅	103
第七十六章	王家十娘	088
第七十五章	水落石出	071
第七十四章	顺心而为	055
第七十三章	前路何方	041
第七十二章	无影无踪	028
第七十一章	声东击西	014
第七十章	大婚在即	001

目
录



第七十九章	将计就计	136
第八十章	贼喊捉贼	152
第八十一章	放虎归山	167
第八十二章	天作之合	180
第八十三章	金蝉脱壳	194
第八十四章	如鱼得水	206
第八十五章	陵安有鬼	220
第八十六章	日子你挑	235

杀了楚琉！

墨紫在出发前，元澄附耳请她做的事。

他说，楚琉和金银之中只能活一个。大求当然想留着窝囊废便于控制，但玉陵需要的却是真材实料的继位者。可是，如果两人同时救回，大周也会像大求那样选择。真正能救金银的只有他们二人。楚琉非杀不可，否则金银难以安然。在执行皇帝密旨的这队人中，只有她会下手。

他还说，这个救人的计划虽然是他建议给皇帝的，看似以救玉陵太子为主，其实有两个目的：救金银和豆绿，铲除楚琉。

墨紫一路反复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楚琉可以不死，金银也可以成为正统继承者。结果，想不出来。元澄的想法无疑是周密的。

要亲手杀一个人。

她心里知道楚琉死不足惜，但是，她本性仍软，不得不在人命上头瞻前顾后，即使看到楚琉出现时，还在犹豫自己该怎么做。

直到楚琉杀假金银。那一刻，她突然产生强烈的厌恶感。要是湘妃不用豆绿来引她现身，或许楚琉还能多活几日。他色迷心窍，竟敢侮辱她的妹妹。几乎是不假思索，她便出了手。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杀人，却似水到渠成，波澜不惊。是她心狠，也是乱世的造就。

“姐姐。”豆绿见墨紫发呆，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对不住，我又拖累你了。”

“真要追究起来，是我拖累了你。不过，互相拖累，一家人不就得这样才能加深

感情？”墨紫笑着往床上一躺，“咱姐妹俩好久没聊通宵了，这回一定要聊个足够。免得你嫁了人，相公小气。”

“姐姐，你几日后就嫁了，要小气，也是你相公先。”

“你如今还会开玩笑了吗？”墨紫哇一声，“金银比我这个姐姐的影响力大。”

豆绿躺在墨紫身边，对她的调侃置若罔闻，“姐姐，我们都会没事的吧？”

“嗯。”墨紫仰望着绸罗顶，上面绣了牡丹富贵，“就算我没办法，还有他呢。”

还有元澄呢。

姐妹俩聊着小时候的趣事，笑得咯咯声起。外面不时有黑影伏在窗前，密切监听。只是，再听也不过是陈年往事。

大都某个无名的院落里，气氛十分压抑。

杨悄画地形图都没心思，涂一笔就往萧维那边看一眼。一眼一惊，好像自己做错了事。

魏佳干脆拉杨悄走开，边走边说：“萧白羽，别摆一张臭脸，墨紫被抓，楚琉被杀，跟杨悄又没关系。”

仲安看两人走出去，“这一对还真是越来越像夫妻了。”

“你怎么看？”萧维并没有迁怒杨悄，他只是心情很坏而已。

“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们离开太子府后，随从们仍在附近打听，结果传回来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仅大求第一妃出现，而且大求王也随后赶到。楚琉死了，湘妃被刺，大求王和墨紫同车，进了宋府。这一切听来，实在不可思议。

萧维的目光冷冷地扫过去。

仲安摇着扇子，“我想这是大求王可能已经得知我们要救楚琉的事，因此设局引我们上钩。结果墨紫女官大发雌威，把楚琉杀了，又砍湘妃。大求王却对墨紫一见倾心，想要收为己有，所以金屋藏娇。”

“仲安！”萧维笑不出来。

仲安结结实实叹口气，“白羽，探子查不出来，又是墨紫在场，我很难去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说所有这些一定跟她有关。再等等，等探子把宋府的底挖出来，可能就知道了。”

“不用等了。”门外突然走进一人，“我来跟将军解释。”

萧维一看，眼神顿时犀利，“元澄！”

“萧将军，听闻你受了伤，元澄这里有上好的刀伤药，你可试试。”元澄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放在桌上，撩摆而坐。

“你怎么来的？”萧维想不到会在大求见到他。

“萧将军把人都遣出去打听消息，大门都没人守，我就这么进来了。”

“我是问你为何会跟来。”尽管明知这人真的很聪明很有胆识，但萧维始终给不



了好脸色。

“奉皇上之命，前来支援。”相对于萧维的刺，元澄十分圆滑，“看来皇上英明，我来得正是时候。”

“可有皇上手谕？”萧维不太信他。

“萧将军可有皇上手谕？”元澄反问他，“既是绝密，自然没有让人可握住的把柄。待我们回去，你亲自问皇上便知。”

仲安从中调和，“元大人刚刚说要跟我们解释墨紫之事？”

“宋府是追封的大国师府，墨紫和其妹豆绿的父亲宋玉是大求官位最高的汉人，墨紫与大求王乌延謁算得上青梅竹马。具体两人怎么分开的，我就不说了。不过乌延謁始终不忘旧情，执意要娶墨紫为后——”

“元大人等等，你说大求王要娶墨紫为王后？”仲安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是啊，且执念非常，楚琉这场牡丹会就专为引她而设，安排了楚琉亲杀楚毓的好戏。破绽处处，却是乌延謁深知墨紫善良，故意如此。就是要告诉她，他挖了陷阱，她不跳也得跳。虽然，我认为这招并不聪明。还好他的湘妃要狠得多，拉豆绿当众羞辱，才激墨紫出了面。”元澄慢悠悠喝茶。

萧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求王要娶墨紫为后，这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几乎要裂开了。

“楚琉是谁杀的？湘妃又是谁刺的？”仲安不由有些同情萧维。动了真情，却想不到对方简直烫手。

“楚琉意图侮辱豆绿，该死。湘妃数次要害墨紫，该刺。”元澄却没直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救回墨紫、豆绿和楚毓，在墨紫和乌延謁大婚之日。”

“墨紫和乌延謁大婚？”萧维终于回过神来，“何时？何地？”

“四月初六，鹰神庙。”元澄正色回答，“我们的行踪尚未落入大求人眼内，皆因墨紫已吸引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大求国内很多人反对大求王的婚事，正是我们的可乘之机。萧大人，看来你我再合作一回，为了同一个人。”

萧维的内心隐隐作痛，“楚琉已死，至少要救得楚毓。墨紫本是大求人，可她却欺瞒皇上，如此欺君，自然也要带回去由皇上发落。”

“白羽，这件事要从长计议。”仲安叹息。

元澄笑了笑，“我以为萧将军喜欢墨紫，看来是我多虑了。萧将军不愧是大周栋梁，正义凛然，令元某佩服得五体投地。”

“元澄，你知情不报，也有同谋之嫌，你的官当到头了。”萧维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萧将军莫非以为元某谋大周宰相之位么？”萧维越艰难，元澄越轻松，“普天之下，元澄如今只谋一人而已。”

萧维也是聪明人，怎么会听不明白？

“虽然萧将军是要抓人，元某要救人，无论如何也要带出大求去，只希望萧将军



莫忘了这份皇上交托的责任。皇上的意思，也不用我们任意猜度，到时自有分晓。”元澄将计划说了一遍。

仲安听着听着，不由暗道此人能为南德第一权臣绝非偶然，布局如布战，每一步都巧妙，“这么布置，需要很多人力。”

“怪不得墨紫常赞仲安先生。不错，需要与大求王的影卫不相上下的人力。但，我有。”元澄眉宇间尽是自信，“你们只需救人。”

萧维冷冷地看着他。

元澄收敛了笑意，墨眸黑沉无底，“萧将军，你可知，我本无须你帮忙。”

“那你为何要来？”萧维从未见过认真起来的元澄，那对眸子似乎可以噬魂。

“我来，是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大周臣子同心协力、击溃大求王自信的机会。墨紫曾是大求人，我曾是南德人，如今我们却都是大周人。萧将军自小为一国之人，忠心可昭日月天地。然，英雄莫论出处。若萧将军因我二人之过去而否认现在，大周与大求和南德的狭隘偏见又有何不同？谁没有难言之隐，谁没有尴尬时刻？萧将军一路走来似乎一帆风顺，扪心自问，可曾有过言不由衷之时？”元澄起身走了出去。

拉进萧维，才会成为两国间的较量。墨紫和他都是半吊子的大周人，只有萧维代表了真正的大周，代表大周皇帝。

既然要闹，就把它闹大，谁都别想独善其身！

大求后宫这两日很不安宁。湘妃重伤，王上大婚，一悲一喜放在一块儿，却是双重的诡异。

那些刚进宫没多久的公主，在反复思量后，来找位于湘妃之下，却是九嫔之首，还是湘妃妹妹的英嫔。这些公主虽然在家中都是地位极高的千金小姐，但在这宫里尚未封品级。

“英嫔娘娘，湘妃娘娘究竟是怎么受的伤？也不让我们进去问安，我只看到端出几盆子的血水，吓得我妹妹差点没晕过去。”说话的，是马尔家的嫡长女，在这些秀女中的地位显然最高。

英嫔淡淡地瞧过去，看到马尔家那位庶出的妹妹脸色显得那般怯懦，眼神却不是那么回事，心中暗笑。“这个，我可不好说。”英嫔柳眉一挑，“而且，跟妹妹们讲句实话，连我还没能瞧见我姐姐呢。王上的旨意，不让任何人打扰姐姐养伤。我也不能抗旨啊。”

相比湘妃的专横跋扈，英嫔的八面玲珑令她易得人心。

马尔家的就跟她推心置腹，“英嫔娘娘，我得到宫外的消息，说是宋墨紫刺的。”

几个尚不知情的公主惊得花容失色。但凡这后宫里的女子，谁不知道宋墨紫？尽管只是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是王上的心头肉，是湘妃的骨中刺，是她们将来争宠

的第一阻碍。

英嫔并没有露出诧异的神色。她不能装作不知道,这样太假。她给众公主看的,是满腹的沉重无奈。

“话在这里说说就罢了,千万别在王面前提起,否则我姐姐只是重伤,你们的小命就不保了。”姐姐争宠夺权,已经到了和宋墨紫撕破脸的地步,但她可不会那么傻,绝不会做惹王厌弃的事,“墨紫姐姐就快成为国后了,妹妹们也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姐妹同心伺候王上才是正理。”

马尔家嫡长女冷哼一声,“英嫔娘娘也太柔善了。宋墨紫能重创湘妃娘娘,难道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姐妹同心是不错,不过可不是跟她。一个汉女,靠美色魅惑王上,罪该万死。我倒要看看,她的国后能当多久?”

“我也听到消息,这几日王公大臣又上书弹劾王上娶宋墨紫为后的事,到底她进不进得了这宫门,如今还未知。”另一族的公主说道。

英嫔心想,这群女人真以为自家很有分量?王上军权在握,弹劾什么的,根本没有用。看不清时势,她们跟她姐姐一样,都是目光短浅的蠢货。

这时,有个小太监匆忙跑进来,见这么多人在,微微一愣。

“可是湘妃娘娘那边有事?”英嫔这么问,就是告诉心腹,如果是关于湘妃的,但说无妨。

“禀娘娘,宋墨紫进宫了,正往湘妃娘娘那儿去。”

众公主皆惊。有胆小的,面无人色。

“她怎么进宫了?”马尔家的坐不住了,“难道她怕生变故,不顾大婚之礼,先搬进宫里不成?真是一点家教都没有,要不要脸啊?”

英嫔显得很为难,“若传言是真,她去看我姐姐,也不知会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可她进宫,应该是王首肯的,不然如何进得来?真是去瞧也不是,坐着也不是。好歹,不能得罪了她。”

马尔家的果然中计,“英嫔娘娘也太小瞧自己了。不论先来后到,咱们各家都是给大求立过赫赫战功的,还怕她小小汉女不成?她若当了国后,想拿我们开刀,也得问过咱们父兄才是。我就不信,王宠她容她伤了湘妃娘娘,难道还能让她将我们杀尽?无过无错,她凭什么?你们不去,我自己去瞧。说到底,大求国后她还没当上呢!今日咱们示了弱,往后的日子就真苦了。”

她一带头,有几个心高气傲的,也随她往外走。

英嫔这才叫住她们,然后不甘不愿地走上前,“算了算了,姐姐倒了,我得领着你们,免得把局面弄僵了。记住,等会儿见了人,可别冲动。我跟宋墨紫见过几面,是个你不惹她不跳的人。”

墨紫走进湘水宫,她身边只带两个侍女,但湘妃的宫女们看她的眼神犹如看毒蝎。她一笑,更是吓得她们胆战心惊。因为她们知道,虽然进来的只有三人,外面



却是王的影卫，宫中侍卫和湘妃私人的乌甲武士动都不能动。湘妃一向是后宫的主人，她们以为就算汉女为后，也不会影响到这一点，如今看来却是大错特错。湘妃让宋墨紫一剑刺穿肩骨，王上不闻不问。宋墨紫入宫，如入无人之境。

宫女们看着她脸上的微笑，惶惶然想，这等气势，已是国后啊。

“谁近身伺候湘妃娘娘？”墨紫曾是这宫中的住客，因此对环境相当熟悉，只是这些宫女的脸她一个都不认识，应该是湘妃自己培养的实力。

宫女们互相看看，然后走出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还算镇定，“奴婢玉兰，是湘水宫的大宫女。”

“那么烦你领我去你主子的寝殿。”墨紫觉得自己的态度还挺好的。

玉兰咬咬唇，脚步不挪。

“告诉我是哪个门也行。”她也不想来，不过不得不过来。旧地方，新地方，总要看仔细。

玉兰指指南面。

墨紫道声谢，走过去，掀帘而入。

宫女们屏息凝气，就听湘妃娘娘一声尖叫。

“宋墨紫！”

墨紫的侍女搬一张椅子在湘妃床头，距离刚好，不近不远。

墨紫拍拍心口，“中气十足的，精神这么好，看来我是白担心了。”

“猫哭耗子假慈悲。”湘妃怒喊，“来人，快叫侍卫，把这女人给本宫赶出去！这是本宫的地方，她怎么进来的？”

“终于不叫我姐姐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墨紫任她发怒，“每次你一叫姐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样多好，做回你自己。心里明明嫉妒得要死，却非要装贤惠大方，何必呢？这一剑你可不是白挨的。你对我下格杀令的时候，没想过我也会报复的吗？可那月湘，你曾说过，我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月兔。那时我当你夸我，如今想想是讽刺我傻吧？”

湘妃突然意识到这人大摇大摆地出现，定有王撑腰，于是她不喊了，目光极寒，盯着墨紫，“那又如何？你除了会干些下贱活，还会什么？造船有什么了不起，找成百上千的工匠就能夜以继日地帮我造。你自以为别人学不了的技艺，这会儿就用在太求的战力上。是谁将它们运用的？是我！王不过是得不到才对你念念不忘。等你也成为他的女人之一，很快就会腻烦了你。只有我，可那月湘，有能力有势力支持他一统大业到底。”

墨紫望着她狠毒的表情，“曾几何时，我们只是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你是因为喜欢了乌延竭才如此恨我吗？”

湘妃一丝怔忡，瞬间冷淡，“你是汉女，配不上他。我和他，才是神的旨意。”

墨紫说：“谁配不上谁，这种事各有说法。真心话，从我知道你和他好了，就一



直觉得你俩绝配。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何要帮她逼我出来呢？我不出现，后位迟早是你的。”

“可他永远也忘不掉你。况且，他已经知道我要杀你的事，我得将功补过。”湘妃呵呵笑了起来，“恭喜你，就要成为他后宫里的一个女人了。你可知你不在的两年里，他对我百般宠爱。托你善妒的福，我也过了一夫一妻的快活日子。如今为了娶你，宫里到处都是女人。有趣吗？你最恨他不专一，你进宫他却要广纳。我想着想着，就替国后你头疼。将来要杀多少人，才能让他身边独留你一个？”

“一夫一妻？”墨紫笑了，“那你自家的妹妹怎么当上嫔了？而且不用你头疼，他答应宫里的女人随便我处置，杀也好，赶也好，只要我高兴。你自己不也亲眼瞧见了？啊，那时你晕了。他不过问我满意了没有。”

湘妃伤势不轻，气力不足，听到这里差点崩溃，“不可能！”

“消气了吗？满意了吗？这就是他的原话。如果我当时杀了你，他会说什么？你猜？”墨紫站了起来，只是让自己的嘴恶毒一会儿，自己都受不了。这人吃人的后宫，要怎么活呢？

身后，湘妃扑下床来，整个趴在地上，痛苦尖叫着不可能，并大喊乌延褐的名字。

墨紫头也不回走了出去。看宫女们慌张地冲进冲出，叫娘娘的，喊御医的，她却面无表情。

在外头，遇到正赶来看热闹的英嫔，也好，又可以打发时间。

各种目光，夹杂着各种心思，落在墨紫身上。墨紫坦然接受。

最后，英嫔对身后盯看的众公主说：“快进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公主们见墨紫虽美，也没什么特别，或多或少产生了轻视，再经英嫔提醒，还是觉得湘妃牢靠，纷纷走进宫殿中去。

“别来无恙？”英嫔跟墨紫打招呼，并让侍女们远离。她并不多喜欢墨紫，但她比她的姐姐更了解这女子一些。宋墨紫根本不稀罕国后之位。因为不稀罕，所以姐姐一定会输。

墨紫打量着她的嫔妃霞衣，笑道：“恭喜你了。”

英嫔回笑，“没什么好恭喜的。比起别的男人来，成为大求王的女人，至少很风光。”

“可怜的乌延褐，其实他如果聪明的话，就该好好珍惜里面躺着的人才对。最起码，你姐姐是自始至终爱着他的。”墨紫往前走。

英嫔转身跟着她，全然不理睬湘水宫中的混乱，“这话说的，是想叫我惭愧么？”

“只是感慨罢了。你不去瞧你姐姐被我气成什么样，跟着我做什么？”

“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我在这世上最讨厌的人是谁。我要是你，她现在就没命地尖叫了。”

墨紫望着英嫔，“真是时过境迁，想不到有一日我跟你能并肩走一程。不过，你姐姐已经被我击败了。下一个，会是你吗？”

英嫔以袖掩笑，“宋墨紫，你永远不会是我的敌人，虽然我俩也做不成朋友。我姐姐被你击败，却还没被我击败。这么大的后宫，有很多女人等着要我对付，我没空管外面的人或事。”

有人喜欢天空，有人喜欢华屋。那个总在阴暗角落里恶狠狠盯着可那真地的女孩，如今是她崭露头角的时候了。

“哦？你怎么知道不用对付我？我过几日就要嫁进来了呢。”

英嫔轻拍手，面容欢快，“好啊，我正掰着手指头帮你数日子。你进宫，她命不久矣，我可得好好庆祝。到时候，我自求出宫，你记得给我挑个好人家。”

“敢情我进宫也好，不进宫也好，你都有好处。”墨紫失笑。

“难道要我在一棵树上吊死？”英嫔说得理所当然。

穿过御花园，远处几个穿着官服的人正跑来，其中一个是可那真地。

“你爹很在意你姐姐，看来你得加把劲。”墨紫停步，“赶紧，跪下来求我，让我对你姐姐好一点。”

英嫔一点就通，立即双膝重重跪地，拉着墨紫的袖子，眼睛里就有了泪。

“记住，在后宫之中，最有福的女人一定是最能等的那个。等你为大求国后之日，我会奉上大礼。”墨紫渐渐收了笑意，面色开始不耐。因为，可那真地离得很近了。

英嫔眼泪啪嗒掉出来，“请你放过我姐姐，她已经伤得很重，不能再有意外了。若你仍心有不满意，针对我吧。”

可那真地拉起女儿，“莹儿，何必求她？她敢刺伤你姐姐，我绝不会让她入宫。”

看来，这个曾经很遭嫌弃的小女儿，开始得到父亲的信任了。墨紫垂眸冷笑。

“宋墨紫，你意欲何为？”可那真地让御医们赶紧去湘水宫，自己则留下。

墨紫挺无辜的模样，“我不想怎样。你的宝贝女儿想要杀我的时候，我伸手去挡。可能是她作孽太多，害人却害了自己，冲太猛，让我的剑刺进了肩膀。虽然错不在我，可我总觉得不太好受。正好，乌延揭让我入宫，我就去看看她。她如今的性子怎么那样？不听人说话，自己一个劲儿发脾气，结果就从床铺上滚下来了。真是，早知如此，还不如跟乌延揭去拜王陵。”

清明这日，乌延揭本想和她去祭扫王陵，让她以尚未嫁入的理由拒绝了。他这会儿一切以大婚为重，只要不说不嫁他之类的话，他都让着她。

可那真地老眼发出利光，“你有什么资格拜祭王陵？”

墨紫点点头，“就是啊，我也这么跟乌延揭说的。可那大人，你是朝中老臣了，他年轻气盛，你该说的也要说说他，祖宗家法不能无视。”

“……”可那真地气结，“住口！王的名讳岂容你随意乱喊？”



住口就住口。墨紫也知狐假虎威，点到即止就好。

“可那大人还是赶紧去看湘妃吧，我想她现在一定很想见到你，好商量怎么弄死我。我不耽误你们。”墨紫让身往宫门方向走去。

“她所仗的，不过是王上对她的宠爱而已。一旦，王对她失望——”可那真地怒瞪着墨紫的背影，哼两声。

“爹爹，容我说一句。宋墨紫并非大患，相反，若王能将她的心收服，大求战船的实力能提高十倍百倍。她便是能当国后，却无家族依靠，势必寻求他方力量。姐姐其实不该与她这时撕破脸，让她完全憎恨我们可那一族，说不定就转向端格和马尔。王对我们有所忌惮，若是她再吹枕边风，可那家族的风光便会逐渐消失。何不徐徐图之？”英嫔娓娓道来。

可那真地有些诧异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乍听以为你懦弱，实则聪明。你姐姐这脾气，真是被宠坏了，忍忍就算，居然想杀宋墨紫，而且还是当着王的面。我简直不知说她什么好。莹儿，你姐姐若是废了，爹爹就指望你了。”

英嫔挽住父亲的胳膊，“爹爹说的哪里话？姐姐是你女儿，我就不是你女儿么？不用说，我也是帮自家的。”

可那真地欣慰而笑，“你娘会为你骄傲的，回去我多多赏她。”

“爹有闲暇的时候，去看看娘，她就高兴了。”英嫔提得好不经意。

墨紫回到府中，随同她一起进宫的侍女为她梳发。

突然，窗口扔进一个纸团，侍女连忙捡来交给墨紫，“是不是有收获？”

那侍女居然是小衣，而另一个是落英。不知道元澄用什么方法，总之她们二人由总管太监带来，连影卫都没怀疑。

“嗯。”墨紫看完，照例烧了。她入宫可不是为了去气湘妃的。

“那个妃子跟小姐说什么？”落英当时只能远远跟着，两人说话又小声，不过看神色，相谈甚欢。

“她是湘妃的妹妹，很高兴我整了她姐姐。我看她挺有当大求国后的潜质，就顺便给她点金玉良言。”

落英笑道：“小姐跟大人越来越像，个个说得云淡风轻，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墨紫耸耸肩，“我能跟他比么？老奸巨猾的！”

落英扑哧一声，“你们俩，一个是狐狸，一个是小狐狸，半斤八两。”

小衣补充道：“天生一对。”

“行了，快出去打杂，免得人疑心我怎么跟两个宫女好得跟姐妹似的。”

两人出去，落英一本正经叫了另外两个宫女来接班，说墨紫小姐要休息，让她们守在门口随时伺候。那架势，跟资深的大宫女无异。

墨紫还真睡了一觉。进一趟宫，累得她筋疲力尽，噩梦连连，醒来全身冒冷汗。

两个宫女听到她喊梦话，连忙跑进来。

“我妹妹呢？”墨紫问。

“豆绿小姐来过一次，看您睡了，就没进来。刚才小侯爷来了，正陪着说话呢。”一个宫女答道。

墨紫下床，风吹得她一哆嗦，“天都黑了，他来干吗？我这儿可没晚饭给他吃。”

宫女不敢笑，“小姐还是换一身衣服吧。再过两晚就是大喜的日子，切莫染了风寒。”

墨紫虽然不喜欢听这种话，但也不会为难宫女，“那就沐浴后再更衣吧。”

宋府后园有室内沐池，还算宽敞，在里头游两下不成问题。墨紫走进时，看到水上浮着一层花瓣，香气浓郁。屋里只留下一个宫女，捧着衣服站在池边。

“你也出去吧。”她可不想让人观赏。

“可是，王说——”要跟紧的。

墨紫不脱衣服就往池子里跳，“身上现在湿透了，唯一可换的衣服在你手上，我跑哪儿去？而且，我妹妹这会儿跟乌延勒在一起，我不会丢下她的。”

宫女想她说得有理，于是退了出去。

因为衣服湿了，脱起来好不费劲。全力纠缠的时候，突然听到沉笑。

“要不要我帮你？”

墨紫的心咚咚咚狂跳了起来，慢慢转过身去。

脚上无鞋，黑绢的衣摆织进一朵深紫的牡丹，腰间垂柳绦，袖口微湿，前襟紫字纹案。玉色的面庞，轻勾的嘴角，黑发如丝，光泽乌亮，分垂两边。墨石般的眸子一瞬不瞬，紧紧盯着她。

总是出现在她想不到的地方，给她惊喜惊吓，并乐此不疲享受着的男人，除了元澄，再无第二人。

“你怎么进来的？”墨紫站在水中，忘了自己只穿着一件白色底衣，半透明地贴在身上。

元澄不答，蹲个身都优雅，伸手在水里探了探，夹起一片花瓣，“这等俗香不适合你。”

“……”好吧，换个问题，“什么时候在这儿的？”

他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给了她一个哭笑不得的答案，“两日？是三日。”

“三日？你是说你在这儿三天了？”

“我想这里你总要来一次，看来没料错。本以为还要等上一日的，不过我运气从来好。”他低头抽去腰带。

“……”她差点惊叫，及时捂住，压低了声，“你等我干什么？”

“捉蝎子？”他褪去黑衫，上身就不着一缕，只穿黑裤，走下池来。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被他乱七八糟的话搅得脑袋里一片混沌。

“换句话说——”他渡水而来，湿热的水汽让面色越发温润，眼里这朵墨紫牡丹美艳得令他无法挪开目光，“英雄救美，万一有蝎子毒蛇爬进来的话。”

说话间，已到近前。

他眼前的墨紫，仿佛水中仙子，那双迷蒙的眼睛带着挑情的弧线，面颊飞桃花红，唇如春樱。身体随紧张的呼吸而起伏急促，雪白衣下淡紫色的胸衣包裹出令他窒息的曲线，一朵牡丹正开在浮想联翩处。他握手成拳，要费全身力气才能不去抱她。

他看墨紫出神，墨紫看他也是目不转睛，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撞一下耳朵就不知飞到何处去了。此刻立在水中的元澄，只需看一眼就能让人目眩神迷。水好像与他特别亲厚，玉润的胸膛上莹光点点，添了诱人的光泽。水汽仿佛晨雾，将那挺拔的身材勾勒得魅惑十足。

墨紫摸了摸心口，才发现透过湿贴的底衣，能看到自己胸兜上的牡丹花，尴尬得顿时想要后退。一时身体失衡，往后倒去，“元……”

一双有力的臂膀从后面环抱住她上身，捞起，渐渐又收紧。

气息酥麻了她的右耳垂，“嘘——我在。”

她浑身一震，捉着他手臂的十指，指尖产生愉悦的麻痛，着不到池底的脚趾不自觉地蜷了起来。

水温蒸腾着两人的体温，情潮在各自心中澎湃，在墨紫回头元澄倾面，四目相接的瞬间，撞出最激烈的火花。

她以为他会吻她。

但他没有。他的胸膛在她身后剧烈起伏，眼眸仿佛烈火，从她的眼睛移到她的唇。

四周都是水，她却觉得口干舌燥，抿了抿唇。

他的目光顿然如饿兽般贪婪，那么近，却不碰触。

呼吸和呼吸，吐入皆是花香。她几乎不眨眼，手如着魔般，从他的臂膀摸了上去，钩住了他的脖子。天都快要塌了，还矜持什么？手掌轻轻一压，她便咬住他的下唇。

他胸膛隆隆，笑音靡靡，在她小兽似的啄咬间，还能偷空说话：“我好吃么？”

那么柔软，以为该是月光却实际那么阳光的气息。俊美的容颜催着她醉心痴迷，魔魅的眸子诱惑她甘心融化。听到他居然还能说话，她有点生气。他以为任何时候都能掌控一切么？想得倒美！他挑逗她，是不是？那就来看看，谁更厉害！

她辗转浅吟在他的唇间，啄咬逐渐成点水，点水逐渐成久久流连。手抚过他的喉结，感觉战栗的滚动，她轻笑，掰开他的双臂，双脚落底时，突然转身抱住他的腰，继续深吻。手也不安分，摩挲着他的宽背。粉色的小舌调皮灵活地舔在他唇间，仿



佛蝴蝶戏花。

他很快沉溺在她的逗引之中，臂膀将她揉紧怀中，唇捕捉着蝴蝶的嬉戏，一旦含住便抵死缠绵。她想退，她想躲，他已经不容她玩乐，手指插入她的发中，手掌扣住往后的脑袋，忘情汲取丁香。直到他感觉身体每一处都因为渴望她而生疼，他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她自然而然双腿环钩上他的腰间。

他重重喘息，一睁眼，正对她抹胸上那朵牡丹花，“墨紫……”

滚烫的唇即将印上花蕊的时候，她捧仰他的脸，吻他。

亲吻已不能满足他。但他每每往下移，她便会将他所有的企图吞没在她的舌尖。她越是如此，他越是急躁。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欲火焚身！

他单手托住她的臀，另一手去扯那件碍眼的胸衣。

她猛然惊醒，软到快成水的身子立刻僵硬，双掌便是一推。

元澄退后两步，怀中的可人儿已经不见。他低吼一声，尽是饥渴懊恼，忍受不了那份突然的空落。

在浴池的另一头，她浮出水面，发分千丝，掩去胸前的风情，面色桃红，眼睛却清亮，笑得欢快无比。

“我好吃么？”暗呼侥幸，她到后来何尝不是在他的爱抚中完全迷失。若不是底线意识强过一切……不能露出破绽，她眨个媚眼。

元澄乌发墨眸魅惑十足，哑声道：“过来。”

墨紫听他一声唤，全身就有些软，但她的意志力可不弱，“不要。元澄你站在那儿别动，冷静冷静。”

“墨紫。”他像哄骗一般，“你过来，我就冷静了。”

“骗鬼吧。你现在周围三尺都是危险气息，谁靠近谁被吃。”墨紫钻进水里，只露出脑袋，“这样呢？什么春光都不现了，你是不是感觉和缓一点？”

元澄瞪着她，瞪着瞪着，就笑了。从肩膀抖动，到胸膛隆震，再抬眼，目光也清。

“你可真是个稀世之宝。”他说完，便没入水中，再浮现，就在墨紫面前。

情欲已散，墨紫知他不会再有露骨动作，缓缓站了起来。

他长臂一环，揽她入怀。

那儿还是硬的，她欲退，他却紧抱。

“哪有那么快就消火的？”他语声温柔，“只是想抱抱你罢了。你挑逗我到这步田地，难道这点善后都不肯做？”

墨紫撇撇嘴，“明明是你先挑起来的，而且也不是第一回了。就许你自己放火，不许我瞎点灯？我早跟你说过，我会报复的。算起来，还欠一次呢。”

“你的报复还真狠。”他放开她，退开几尺远。

“墨紫。”他叫她。